

退補齋文存二編

評語

大集盟誦兩日氣體高華詞旨淵茂語語從性情流出  
絕無浪墨浮煙具見真實本領分襟十年所造如此欽  
佩無似征塵乍拂離筵又新握手言情難乎爲別極擬  
勉成蕪什聊寫鬱紆乃寒蟬易噤涇絃不彈良可愧矣  
謹誌數語以當柳枝之贈異時黃鶴樓頭高唸俯唱續  
有佳章再以一編寄我則幸甚幸甚同治癸酉初冬望  
後三日如懷弟餘杭張敬生拜讀

惠讀癸酉以後詩文六七冊文皆精醇溫雅尤善於波

折處見風神詩以乙亥丙子爲最精力益臻彌滿進修  
之猛於斯可見自顧衰頹能無顏汗捧誦數過其愛不  
釋手者用小印爲誌光緒丁丑三月六日止窩叟孫鏘  
鳴記時省兄來客鄂中

大作詩文並造古作者之室無時下餽釘矜大兩種習  
氣契闊十年造就如此向後鄙人並當卻步願時寄一  
觀至評隲去取歐齋漁叟已極精允不復標異光緒丁  
丑夏月治愚弟圻州黃雲鵠翔雲謹識

承示近稿六冊捧誦一過亦唐亦宋不名一家其妙處

則尤在絕去雕飾無意求工而風行水面自然成文此  
境良不易到尚惜返旆恩恩未能細讀爲憾光緒庚辰  
七月七夕後五日香山黃紹昌芑香識於榕城之節署

補齋文存二編目錄

卷一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淵穎集序

鹿皮子集序

香溪集序

蘇平仲集序

龍門子凝道記序

黃文獻公全集序

石洞貽芳集序

濂洛風雅序

青村遺藁序

黃鵠山志序

大別山志序

鸚鵡洲小志序

桃花源志序

嚴瀨志序

孤山志序

青冢志序

曹娥江志序

漂母祠志序

馬嵬志序

露筋祠志序

岳陽君山志序

黃陵廟志序

## 淵穎集序

淵穎先生生有元之季年不躋中壽身未試一官賁志以歿後之論者罔弗痛悼以謂造物忌才自古然也顧先生以天挺異稟博極羣書生平著述閎深富贍在元人中屹然實爲大宗惜全集世不多覩無從購求茲獲先生詩集十二卷亟爲彙行以廣其傳竊嘗論先生之詩地負海涵縱橫排奐允足方駕揭虞竝軌范楊而漁洋山人論詩絕句則僅稱其歌行意謂堪與鐵崖追配實則先生之詩之妙固不盡乎此也惟恃其逸足往往

以馳騁自豪或未免士衡才多之患要其鴻裁卓識凌跨一代後有作者莫之能先矣先生姓吳字立夫集以淵穎名者蓋從門人之私謚云

不狃於前人論說獨抒所見筆力斬然

張炳堃

淵穎詩未除粗獷而好驅使卷軸漁洋爲其所懾專取歌行是篇持論甚平氣尤鬱達

林壽圖



鹿皮子集序

鹿皮子集者元隱君子陳居采先生所簪也先生生當  
季世遭亂不仕遁居東陽之圓谷水石花竹妙絕塵寰  
肆志撰述雅不欲以詞人自見而厯載數百其他諸書  
悉就湮滅惟其詩僅存而已先生詩幽豔雕削大率出  
入於溫八叉陸天隨兩家而古體用韻多以真諄臻侵  
同用近體韻多以支脂微齊通蓋踵吳才老之誤說而  
不免於復古之僻董敘稱其獨取古韻不就休文三尺  
非篤論也詩前冠以古賦十餘首緝旨綺詞中兼饒奇

氣雖屬先生少作然以儷揚馬無媿色矣余慕先生久  
搜求遺書蓋有年所適先生邑人以是編見餉亟爲校  
勘壽諸梓氏棗旣竣謹揭大旨綴諸簡末

取其長不匿其短持論通達文亦灑然脫俗

張炳堃

著墨無多往往以雋語澹筆見風神辨韻學尤精礪

林壽圖

詩家於古今韻學多所異同未必其一於是也序中  
指出一二不可通用處不袒護才老亦不輕斥休文  
是爲有識

彭崧毓

## 香溪集序

吾郡道學之風並軌鄒魯顧莫爲之先雖美勿彰溯其所自則香溪先生實爲初祖先生當紹興中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枋政堅臥不起高風介節堪師百世文字之傳抑其末矣然卽以文字論峻潔肅穆靡不挾經之心窺道之奧粹然一出於正其詞皆足以輔世翼教初非徜徉山水流連光景者所能髣髴於萬一則旣以欽其品之高而又未嘗不歎其學之邃也先生集世不多觀自仁山金氏時已云范集近亡矧復厯載數百兵火

摧殘風霜剝蝕久而彌湮安從搜訪同鄉孫琴西方伯  
藏有鈔本假以校讐亟付梓人其中脫簡仍從蓋闕然  
則網羅放佚先生之靈或亦鑒厥苦衷哉先生姓范氏  
名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遂稱爲香溪先生  
云

作者於鄉先輩之學問淵源稽考盡力故世所不可  
得之書而君獨得之此其中有天焉序稱莫爲之先  
雖美弗彰實則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唯君有焉

彭崧毓

蘇平仲集序

宋眉山蘇氏以文章世其家老泉父子鼎足而三稱極盛矣後數世而平仲先生興焉先生爲穎濱之裔自其考徽猷閣待制知婺州遂家金華生先生復以文鳴不墜宗風先生文清雄俊快不拘繩尺自合古法集中惟詩最少而各體俱工七古尤與長公相近宜當時劉誠意宋學士皆交口推之不遺餘力也且先生當洪武初由學正擢官翰林引疾遽退泊乎用薦起爲承旨學士儒生之遇莫榮於此乃仍固辭弗就則又不惟文詞之

懿克紹前徽其塵視軒冕之意抑豈不高步一代也哉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欽慕先生訪求遺集有年  
同治癸西北上過皖孫棻西方伯方陳臬事假得鈔本  
爰亟命梓氏鐫木以傳庶使海內承學之士咸知踵眉  
山三蘇而起者更有先生其人也

眉山之學以用世爲宗今平仲先生獨高不仕之節  
亦視乎其時雖異轍實同歸也

彭崧毓

龍門子凝道記序

曩余葉宋學士集求所爲龍門子凝道記不可得今獲  
原帙亟授梓人是書蓋先生未遇時所箸故其題詞有  
世不我知老將至矣之感豈知其後遭遇明祖侍從承  
明開國之初制誥典章半出其手蔚然爲一代文學之  
宗乎然則行藏用舍乘乎其時士君子隨遇而安可也  
今先生早躋華廡則是書可以不作矣雖然龍門山色  
終古常新石室之藏吾知當與茲山竝峙也

尺幅中具岡巒起伏之勢

張炳堃

顧視清高氣深穩  
林壽圖



黃文獻公全集序

吾郡黃文獻公處爲名儒出爲名臣其學問之淵源立  
朝之本末具載元史本傳及諸家敘記中末學小生固  
無庸其複述贅論矣惟念余刻金華叢書先賢遺著搜  
羅殆徧而元明之際若柳待制吳淵穎宋潛溪王忠文  
諸先生集均以槧布私竊自慰顧待制與公齊名當時  
所稱儒林四傑者也淵穎輩行視公稍後亦公夙所推  
許引爲小友者也宋與王則又皆從公受學者也今諸  
先生集旣槧布矣而公集獨闕甯獨私淑之心恆抱遺

憾抑亦諸先生所共以爲歉而不我許者也訪求經年  
浦陽張小蘿待御郵寄義烏陳氏校訂本係余咸豐乙  
卯上都時藏諸篋貽贈小蘿仍歸於余如秦庭之返璧  
合浦之還珠欣暢靡已亟付殺青用廣其傳按茲本譌  
舛錯出卷首目錄闕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之目卷八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文闕後半篇袁道甫墓誌銘文闕  
前半篇陳氏未及細校依次編成今空白一頁俟獲善  
本補之工既竣謹弁數語於首以誌欣幸

文心綿邈樸實純懿

張炳堃

石洞貽芳集序

石洞書院故紫陽講學地也夫學務其實而已豈爲流芳百世計哉然而似蘭斯馨雖生空谷其香自遠芳之流不流亦視其所以貽之者何如耳吾聞石洞之勝以桂壑爲最桂花之至芳者也顧經秋輒散人則不然書院創自紹興距今數百有餘載紫陽以降若葉水心呂東萊魏鶴山諸名賢流風餘韻迄今未泯末學後生丐厥膏馥率相與謳思尸祝瓣香罔替豈慕其芳徽者皆逐於虛聲歟抑亦數先生之所以貽之者其清芬自不

沒歟是集康熙間郭君爾雅所輯蓋宋隱士始建書院  
德誼先生之裔也郭君懼隱士之芳烈久而弗揚因裒  
是書俾附名賢以傳與石洞並峙亦可謂志潔而行芳  
者哉余故栞而布之以誌景仰之私焉時在光緒丁丑  
暮春月

結構謹嚴義法兼備

張炳堃

濂洛風雅序

風騷以降詩人林立大都雕刻花月藻繪山川求其藹如仁義之言蔚然道德之氣自杜韓數子以降十蓋不得一二夫浴沂風雩不廢吟詠孺子滄浪聖人有取因物觀時因時見道謂講學家不嫻韻語豈通論哉今讀仁山先生所輯濂洛諸子詩率皆天籟自鳴出入風雅無一不根於仁義發於道德宣尼復起其必采而錄之矣余學詩未就於諸子無能爲役特以先哲遺書懼墜其傳爰重爲校梓敬綴數語於簡首用誌嚮往之忱云

爾光緒三年三月

氣適語粹動中自然

張凱嵩

青村遺藁序

詩以言志者也志趣不高其詩必墮凡近詩又本性情者也性情不冲淡蕭散其詩必多矜氣少坦懷故觀其志之所存與其性情之所發而其詩可知卽其人之品亦因以定吾郡金德原先生生值元季師友皆極一時之選甚有時譽矣而少無宦情遁跡邱園雖見知於虞學士柳待制交相推薦皆辭不就逮入明初復堅拒州郡辟命教授鄉里以終余高先生之爲人求其遺集頻年不獲今歲七月得孫琴西方伯遜學齋所藏鈔本伏

而讀之其詩模範山水陶冶性靈亭亭物表矯矯霞外  
非夫志趣超曠性情閑適有得於中無營於外者烏能  
詣此四庫書目稱其品格在江湖詩以上亮哉爰亟繡  
梓以永其傳遜學齋本從其初姓題曰劉涓撰今仍依  
書目著錄易劉爲金云

雅適

孫衣言



## 黃鵠山志序

鄂城襟江帶湖爲東南一大都會城以內足供游覽者其山則有鳳凰有崇府有臙脂非弗幽秀矣而率乏偉觀獨黃鵠蜿蜒磅礴拔地倚天聳翠如屏浮青滿郭實一城諸山之主自黃鵠俛瞰眾峯猶兒孫耳余以同治丙寅游鄂暇輒命屐登眺初意鶴樓所踞其首枕大江者此黃鵠也旣而詢諸邦之士大夫與其故老遺民間復參以志乘之所紀圖記之所載始知一黃鵠也而或別之爲高冠或易之爲長春或目之爲石城至里俗所

稱則又因其形勢而統號以蛇山總之皆黃鵠山也顧城以內之黃鵠識者猶能辨之而黃鵠初阜則遠阻城外有若高人逸士跼伏鄉塾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亦渺蓋其名湮沒久矣嘗考江夏圖經有曰黃鵠山在縣東九里其山斷絕無連接又以知今之洪山實則黃鵠之初阜宋末始被今名非其朔也嗟乎自有宇宙便有茲山今昔殊稱眞面遂晦後有游者疇作導師余竊病焉用是竭一月之力蒐討羣籍凡涉茲山堪資考証者悉加采錄編成十二卷並倩妙手繪圖簡端春秋佳日

置諸座隅一邱一壑軒豁呈露少文臥遊意在斯乎是書也至於志黃鵠故古蹟之隸茲山者均以類而埒見焉若鳳凰若崇府若臙脂雖處會城概弗之及云

辯而能核博而非夸數百年稱名彂列得此遂成定

論山靈有知亦當引爲知己

張炳堃

有志而山之勝蹟昭有序而志之博物著說來極有關係極有感概可見志不妄作衡山有南嶽志武當有太和志湖南北足相埒也然長沙岳麓有志而武昌黃鵠無志豈朱張所未至而邱壑遂亦有異耶讀

此序而知君非好事若鳳凰臙脂諸山不足志者固  
未嘗謬加一字也

彭崧毓

簡潔疎峭如灤澗之水平遠之山令人坐對忘言尋

繹不盡

張凱嵩

寫其寄託濟以博洽序與志並垂不朽

林壽圖

## 大別山志序

大別爲漢沔最著之山一名魯山一名翼際俗名龜山  
山名屢易而朔稱反晦嘗讀禹貢其導水所經一則曰  
內方至於大別再則曰過三澨至於大別大別之名由  
來舊矣自鄭康成引班固地志謂禹貢之大別在廬江  
安豐遂起後來箋註家之聚訟杜元凱春秋解云定公  
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二  
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考禹之至大別先自內  
方通志云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今荊門軍長林

縣也安豐在江南今六安州霍山縣以今輿地論之則離漢太遠水經亦以大別繫安豐而酈氏注不敢信其說故唐宋以來主杜說者多主鄭說者寡也 國朝王氏尚書後案專主鄭說辨之甚力然禹貢雖指禹貢圖說及水經注釋地等書皆云禹貢之大別在漢陽城東北無可疑議余客游楚水九載於茲公暇渡江每過大別之下仰窺則怪石嶙峋俯矚則江流浩淼回望武昌黃鵠對峙雄踞東西實爲鄂漢唇齒故三國南北之際恆爲必爭之地今則瀟湘洞庭萬派安瀾夔巫襄沔眾

流順軌朝宗之慶砥柱攸賴此大禹治水之功也旣蒙其利而不正其名可乎爰檢家藏羣籍凡有關於是山者悉采錄之成志十卷山靈有知其亦嗤余好事也夫

千古疑案一經考核而定快事快文

張炳堃

攷辨山川不親至其地終屬臆斷安豐去漢太遠一

語立破羣疑

彭崧毓

折衷羣言歸於一是

林壽圖

鸚鵡洲小志序

鸚鵡洲以禰賦得名其忤黃祖遇害也遂葬於此故其地尤著後之人游覽憑弔悲歌躑躅輒不忍去甯爲芳草紅葉點綴江天景色已乎誠哀正平之懷奇才負壯志不幸而不能自免於濁世也雖然古蹟久湮空名竊冒是不可以不辨洲舊隸江夏嘉慶間江右裘嶺甫作宰漢陽謂漢陽南紀門外之荒洲爲鸚鵡並作攷以伸其說由是士人幾不知江夏有鸚鵡洲矣道光初武康徐芸岷孝廉力駁嶺甫之誤謂鮎魚滄卽古鸚鵡洲故



處正平祠墓在焉較裘說似爲可據然攷唐宋以來地志均指鸚鵡洲在江夏城西大江中據陸放翁入蜀記云宋時老吏且謂黃鶴樓正對鸚鵡洲以此知裘固失之而徐亦未爲得也嗟乎陵谷滄桑代無常局又況江流日下驚波怒濤衝盪嚙噬更千百年莫之或息能保是洲之不爲蛟龍宮鼉鼉宅乎間嘗登鶴樓望大江但見風帆沙鳥煙波無際求所謂禰處士之祠墓而父老亦不能言其處矣烏虖惜哉余以長夏無事旣取黃鶴大別二山並誌之恐斯洲之久而愈晦也爰檢古人紀

載之書吟詠之什彙錄一編命曰鸚鵡洲小志用質當  
代博雅君子

潛石夷猶文境進而益上殆有詞客英靈爲之呵護  
張炳堃

一片荒洲爭之者固屬無謂而證之者亦覺徒煩只  
以陵谷滄桑煙波無際狀之正與崔顥芳草萋萋四  
字同意如此論古庶不爲禰生所嗤 彭崧毓

登高憑弔奮發激昂 林壽圖

桃花源志序

宇內勝地以桃源名者未易更僕數卽以吾浙論新昌  
浦江皆有桃源杭之包家山與金華赤松山皆號小桃  
源吾家居永康桃溪八百餘載矣村前桃花萬樹時屆  
仲春麗若綺霞落如紅雨溪畔青松綠柳掩映蔽虧野  
老扶犁稚子叱犢雞犬桑麻與桃源相髣髴而世所謂  
桃源大率皆追慕仙踪踵襲嘉名而直以命縣則惟淮  
安與常德所屬淮安之桃源爲東道通衢名不甚著常  
德之桃源則自晉迄今人無不豔稱之比之洞天福地

以靖節先生一記名重千古也夫地以人傳豈獨桃源  
古來名賢韻士偶焉寄跡之區後人企想芳徽類無弗  
託諸金石形諸圖畫爭相詠歌紀述惟恐其或就湮埋  
是蓋秉藝之好莫能自己固不在假神仙之說以驚世  
炫俗也名教多樂地桃源所在有之人人可遊自不遊  
耳余因靖節之記而慕桃源因慕桃源而爲之志其猶  
有蓬之心也夫光緒三年六月

前路清疏入後婉篤意境直造勝境矣

張凱嵩

嚴灘志序

余少時吾鄉父老言嚴先生事其遺蹟蓋在嚴州嚴古睦州地宋宣和間以方寇故改今名且曰先生本姓莊避漢顯宗諱易莊爲嚴及光武卽位變姓名隱身不見栖遲富陽有山有江有臺有祠余一一誌之未嘗履其地也逮弱冠赴秋闈自蘭江鼓櫂順流而下道嚴灘者屢矣有頃刻而過者焉諺所謂有風七里也有一宿再宿而過者焉又所謂無風七十里也時或江潮逆泝繫纜灘頭仰而企之嵒巖蔥鬱秀若列眉者富春山也俯

而臨之清漪浩渺波浪潌洄者嚴陵江也左有雙臺峙  
立崖端上翀霄漢臺前有洞庭階肅穆棟宇崇隆而先  
生把釣處後人因名爲嚴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  
瀨在東江下與嚴瀨相接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  
今山邊有石石平坦可坐十人高臨水際或名之曰嚴  
陵釣壇回憶曩時景慕清風讀范文正山高水長語輒  
形夢想不意得諸目睹也洎服官京外遠離故土二十  
餘年丙子春纂輯小志二十卷對景披圖山無恙也江  
無恙也臺與祠亦無恙也今將自鄂東歸攜妻孥率孫

子足跡所經凡隸茲瀨所已采者悉置之其隸茲瀨所  
未采者當補之異日者買山有資將於瀨之前後左右  
拓地半弓構屋數椽朝耕於山暮釣於水麋鹿與遊猿  
鶴與居儻復得二三知己登高舒嘯感物聯吟縱王侯  
之貴萬鍾之富不吾易也吾願如此先生之芳躅其竢  
我於清泉白石間哉光緒三年六月

縈拂有情低徊無限末段尤具瀟灑出塵之概

張凱  
嵩

## 孤山志序

吾浙西湖之勝甲於天下而西湖尤以孤山爲最考宋咸淳臨安志孤山在西湖中稍西一嶼聳立旁無依附爲湖山勝絕處何也地以人重也讀宋史隱逸傳林逋字君復結廬於西湖之孤山足不及城市自爲墓於其廬側世稱和靖先生迨處士歿其後儒學提舉余謙菴處士之墓植梅數百本下構梅亭郡人陳子安以爲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復建鶴亭以馴之嗚呼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何宋以前之孤



山寥寂無聞而曩時之高人逸士騷客才流皆不詳諸紀載譜爲歌詩自處士徘徊於山上躑躅於亭中而選勝者遂紛至沓來幾若山陰道上於是山之名孤而山之勝自此而不孤矣或曰地靈則人傑惟孤山人不因地傳而地實因人傳何則孤山一土阜耳非有天台之高雁蕩之奇天目之龍嵒四明之悠渺不過與培塿等微處士則亦沈沒於荒烟蔓草已耳安能擅勝名於千百載後哉余纂輯斯志彙鈔成帙尋八百年之遺蹟成二十卷之新編凡游人足跡已經者必謂余志之非謬

其未經者苟覽余志亦可當臥遊也處士有知庶其引  
余爲同調也乎光緒三年六月

簡潔明淨情致翩翩令人百讀不厭

彭崧毓

青冢志序

余端居無俚方輯青冢志爲遣日計客有自塞外回者  
語余曰閒嘗涉大漠歷絕徼黃沙捲地白草黏天有墳  
三尺孤峙其間斷碑無字鬱鬱芊芊斗高月黑微聞珮  
環蓋昔明妃埋玉之鄉也吾不能不歎惜痛恨於毛延  
壽而悼蛾眉之葬於腥羶余曉之曰有是哉客之迂也  
語不云乎土無美惡入朝見嫉女無妍媸入宮見妬羹  
菲譏詠古今一轍如若所云則是屈原不放於汨羅太  
白不流於夜郎子瞻不謫於儋耳而長門可以不賦秋

扇可以不悲也夫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漢宮卽無延  
壽而能致妃於絕域者正不知其幾也又何畫師之足  
尤令妃不嫁單于正位椒房朝夕承恩一旦寵移愛奪  
老死昭陽亦不過與玉鉤斜畔纍纍無名之冢同遊地  
下耳萬代千齡誰復尋琵琶之遺響攄弔古之幽情哉  
客曰達矣子之論也遂書以爲青冢序光緒三年六月  
感喟填膺諷論入骨其沈鬱與別賦恨賦等而超曠  
過之是能以五色之筆賦七哀之篇者作者寄託遙  
深讀者低徊不盡矣

彭崧毓

曹娥江志序

娥十四齡弱女子耳而名垂萬古與江流不廢者何哉  
孝爲之也方娥父之溺於江也吾不知娥之搏膺呼天  
若何慘痛至求尸不獲乃投瓜以質江神期於必驗果  
旬有七日而瓜沈娥遂投江以死抱父尸出此可見孝  
之一念足以上通碧落下窮黃泉波臣驚而下淚陽侯  
賊而徙宅不然旬有七日之尸豈能奪諸蛟鱷之腹卒  
與娥俱出哉然則廟食千秋不獨娥與江並傳卽其父  
亦死且不朽矣吾竊怪史傳所記至性如娥者恆多出

於婦女而學士大夫千百曾不一見每過斯江清波照影未嘗不自愧鬚眉也志而表之後之爲人子者聞娥之風庶以興起焉光緒三年六月

情語濃至而氣尤疎動讀之如波委雲興使人心目

怡蕩真妙筆也

張凱嵩

漂母祠志序

漂母祠何爲而志也志漂母乎志韓信耳雖然窮途白眼千古同歎信不遇母則窮餓所困行且爲溝中之瘠矣夫黔敖齊之義士也趙宣子晉之賢大夫也彼其爲粥以食餓者簞食與肉以振靈轍傳記侈述君子猶以爲難況以巾幗而具隻眼且曰吾哀王孫而進食非以望報豈非難之尤難者哉然則志韓信烏得不志漂母或謂母之飯韓特憫其一時之窮未必卽知爲國士也是又不然吾聞晉公子之出亡也過曹曹伯不禮獨僖

負羈之妻決其終必返國因饋盤飧以自貳又高祖微  
時嘗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不取其值是固婦  
人女子也皆於英雄未遇時能從風塵中物色之安見  
母非知信之爲國士而始進之以食耶余嘗過淮陰訪  
釣臺因以求母漂絮之所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間嘗  
艤櫂裊裊流連而不能去嗟乎世非無人傑也當其微  
賤困苦不能自存從而厭薄鄙棄者有之矣從而凌侮  
嫺笑者又有之矣彼下鄉亭長妻及市上少年信之所  
遭往往皆是而半生知己乃獨得之於滕公蕭相國而



尤莫先於母母亦女中之傑矣哉此吾之所以志母祠  
而不禁吮毫以慨者也光緒三年六月

抑揚往復快意中所欲言如行大野平岡時見奇峯  
複嶺林壑深秀筆妙故也

張凱嵩

馬嵬志序

馬嵬一坡耳一驛耳非有豪傑崛起於其鄉仙佛棲靈於其地也徒以美人黃土埋玉此間千百載後騷人韻士過而憑弔流連尋墜履於荒煙拾遺釵於蔓草悲狐狸之拜月慨鼯鼠之嘯風相與俛仰其間魂馳魄感愴恍悵惘髣髴若覩其人於尺組之下而鬱爲淫思倡爲豔曲寄厥閒情傳彼好事無補興亡奚裨成敗是志之作其可以已余之志馬嵬也志楊妃乎志明皇也明皇天稟英睿厲精有爲開元之治比迹貞觀洵哉其爲明

矣御宇歲久海內晏安日中則昃侈念遂萌姚宋淪謝  
林甫弄權選聲漁色日新月盛旣而壽邸潛開宮闈濁  
亂漢家之禍水橫流衛國之新臺叢垢姊妹承恩兄弟  
裂土窮貴極奢爭妍取媚帝與妃固自以爲暮暮朝朝  
生生世世在天在地不易此樂矣夫何霓裳之舞未終  
漁陽之鼓已動倉皇出走翠華蒙塵蓋至次於馬嵬而  
唐祚之危不絕如髮則未嘗不歎明皇之明於初而闇  
於繼階之厲而自詒戚也雖然吾謂靈武中興之業仍  
自馬嵬基之當夫六軍不發人人以誅錯爲名假令帝

徇床第之私守長生之誓徒戀傾城不顧傾國恐反側  
無以自安將不知稅駕何所錦江渭水玉壘長安庸可  
冀乎幸而能奮慧劍權慰軍心掩面佛堂梨花委雨遂  
乃歡聲雷動按轡徐行卒成內禪之功光復舊物返蹕  
神京斯則明皇之所以終不失爲明主也歟然則馬嵬  
雖一坡一驛而唐運之否於是而極卽唐運之不終於  
否亦由是而開興亡之鑑成敗之林所關匪淺烏得無  
述用是綴輯舊聞網羅軼事都爲一編義存炯戒竊自  
埶於連昌宮詞之作太傅長恨之歌若謂口脂面澤描

摩麗質之天生綠怨紅愁悼惜佳人之難再是諷一而  
勸百也僕雖不敏則吾豈敢

薰香摘豔兼有六朝四傑之長

孫衣言

露筋祠志序

露筋祠何爲而志也曰聞真也禮有之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返蓋雖處室中其守禮之嚴猶如此至不得已而犯夜行之戒嫂與姑相依爲命露坐荒驛待旦而去可也彼耕夫田舍男女雜居與其忍恥而避白鳥之噉無如一死以全吾貞蓋筋可露而節不可折焉晚近放縱之士持論圓通或謂女以拘於禮而殞厥軀嗚乎此敗名喪檢之徒所由接迹於天壤也杞柏姬甯死於火而不敢下堂半步楚貞姜甯死於水而不敢去臺一尺

古守禮之婦君子不以爲過則斯女也祠而祀之志而  
章之誰曰非宜若夫露筋之說言人人殊或云有人醉  
止其處爲蚊所食露筋而死或云有鹿過此夕死於蚊  
至曉露筋因以爲名是皆無裨風教所不取焉光緒三  
年五月

議論簡當至情尤悠然感人

張凱嵩

岳陽君山志序

岳距鄂不數百里余需次鄂垣每湘中朋舊自洞庭舟  
道武昌爲余述岳陽君山之勝輒眉飛色舞恍若御清  
風乘雲氣置身十二峯頂俛瞰八百里洪荒而吞雲夢  
於吾胸焉海內名山在大江東南者余皆得攜筇策蹇  
躬攬其勝獨岳陽君山未遂裹糧之願因念宗少文性  
愛山水凡所經歷皆圖齋壁自謂名山恐難徧覩惟澄  
懷觀道臥以遊之余抱少文之癖老病侵尋求買醉岳  
陽朗吟飛過自撫頭顱知不可必爰攷圖經旁搜故實



綴輯茲編聊當遊記湘君有靈當不以余爲好事也時  
光緒三年五月

直筆有曲致故節短而音自長也

張凱嵩

諸志序各擅其勝曹娥江奇而法漂母祠黃陵廟婉  
而風桃花源露筋祠不著議論而神韻自逸至君山  
則得諸想像間意尤閒遠洞庭飛渡當與騎鶴揚州  
情深一往矣

老漁

黃陵廟志序

在昔翠嬀南巡卒葬蒼梧之野今湖南道州九疑山是也其上蓋有帝舜陵云顧虞夏之書不識二妃相從事而史傳所記及騷人韻士所詠歌往往喜稱二妃靈迹余竊疑焉攷圖經湘陰黃陵山有舜二妃墓漢劉表因建廟於山歲時奉祀而岳州之君山又有湘妃墓洞庭湖口其廟亦號黃陵二妃果從舜九疑其卒也胡不附葬於彼而必相望於數百里之遙者抑又何也且湘陰岳陽兩地俱存妃墓畢竟孰爲同穴孰爲疑塚豈其皇

英之卒後先異時一瘞黃陵一瘞君山耶是皆不可知也竊謂大舜聖德神功淪浹湖湘五載時巡翠華不返後人哀慕謳思尸而親之因帝及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理固宜也必欲強分爲湘君爲湘夫人或以黃陵爲是而君山爲非又或以君山爲真而黃陵爲僞爭執附會均通人所弗取也覽斯志者幸亮鄙懷光緒三年五月

澹宕夷猶穆然意遠

張凱嵩

退補齋文存二編目錄

卷二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乙亥湖北武鄉試錄序

湖北武鄉試錄後序

丙子湖北武鄉試錄序

表忠錄序

名宦錄序

南北史摺華序

輜軒語序

喪服表序

當湖方生齋先生全集序

洗冤錄集成序

鄂省丁漕指掌序

重刻益陽胡文忠公文集序

閩南唐賦序

磨盾餘談序

夢約軒全集序

詩旨周官彙敘序

乙亥湖北武鄉試錄序

代翁中丞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乙亥各直省特開文武恩

科以廣登進臣謹遵例於光緒元年十月初七日舉湖

北武闈鄉試居期祇恭厥事爰進學政臣王文在荊州

將軍臣巴揚阿錄送各學武生武監生並駐防荊州之

滿洲蒙古武生馬甲與試者率同提調官鹽運使銜署

湖北全省督糧道補用道臣胡鳳丹監試官鹽運使銜

湖北候補道臣張之淵監射官署湖北督標中軍副將

臣鳳昌偕赴考場悉心校閱試以馬射步射地球開弓

舞刀掇石默寫武經汰劣拔優衡定甲乙如額取中民籍丁鳳翔等四十一人恭繕武闡鄉試錄進呈 御

覽臣例得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聞致治以文戡亂以

武道貴兼資任無畸重古者澤宮選士校力之中卽寓觀德文經武緯原出一途自漢設孝秀科而羽林期門則以六郡良家子充選文武之路由斯寔別逮於有唐始置武舉專科厯宋至明制益加詳洪維我 朝光宅區夏 家法寅承騎射之精超軼隆古一時魁奇碩彥躬逢 景運罔不鷹揚奮發感激馳驅其自鄉舉

登會試及第出身者亦與文士之入金馬躋玉堂同一榮遇由是而內膺宿衛外寄專閫積勲累伐彪炳旂常猗歟盛矣

皇上位在德元纘承鴻緒值孟獲降漢之年正回鶻尊唐之日鯨海波澄狼氛雨洗論者以謂可以跋弓虎韞納矢魚服

靈臺偃伯潤色

昇平

顧臣竊有進者周書有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抑詩有之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自昔帝王經國保邦觀光揚烈未有不居安思危網羅英雋於以儲將帥之



材而備折衝之用者也臣仰蒙 兩宮 皇太

后 皇上簡撫鄂疆兼權督篆莅任以來無日不以

蒐討軍實爲亟務茲於武科之選尤以公愼自矢通校

各場不惟命中挽強始稱入彀且必試以韜鈴勗以忠

孝庶有勇知方上無負於 朝廷造士興賢文武兼重

之意而臣之所以仰酬 高厚者亦藉以稍抒微忱

云爾

典重荷皇文與體稱骨力秀健則作者澤於古深矣

林壽圖

乙亥湖北武鄉試錄後序

光緒元年

恩科武鄉試

臣

胡鳳丹職司提調試竣

撫臣恭繕試錄進

呈

臣

例得綴辭簡末竊惟驂驅

道路雕弧呈七札之雄龍鳥風雲金版發六弢之秘自  
來漢代期門之校汾王武舉之科畿輔股肱干城心腹  
未有不由此選者也我朝仁育無疆威宣有赫燕弧  
控玉天長驃騎之營朔驥攬金日下駒駝之廐騎射精  
銳振古無倫是以盪滌蛟氛沃澆螢燄今迺別六郡良  
家之選先三年大比之期鳳紀書元虎闡角勝甚

盛事也抑

殊恩也

臣

忝攝監司幸襄戎校銀袍鵠

爛茅薤劃而雲齊金埒馬調杏韉翩而風動霜蹄四迸  
瞥若潮來雪羽參連時如山立星流鏑亞對壘則彩駒  
驚飛月引弓圓人殼而晶輪合抱靡不挾張援臂騰竦  
鳶肩而且隊肅銀刀式諧鈞石舞從垂手極左插右插  
之能提可當心合上衡平衡之度至如亢批虛搗箕張  
翼舒內圓外方鬱蟠乎胸際陽開陰合涌現乎毫端亦  
能假逸上之真書寫臨淮之遺法若是者華林畫鹿無  
取妍辭福艾奇龐實惟上選比樂比禮騶虞與肆夏循

聲允武允文鴈鶚並三秋薦爽異日頗收入 禁借

籌而鎖鑰功高絳灌能文唱愷亦鼓笳曲競所爲濟濟  
多士副荆隨之產以貢珍洸洸武夫繼江漢之詩而晉  
頌者已提調官鹽運使銜署湖北全省督糧道補用道  
臣胡鳳丹謹序

以文中鳴鳳手段寫榜上揚鷹氣概如讀上林長楊  
諸賦精采異常 林壽圖

丙子湖北武鄉試錄序

代翁中丞

光緒丙子湖北鄉試監文闈既竣事接辦武闈

臣實爲

主考官如額取士將恭繕鄉試錄進呈

御覽例得

拜手稽首颺言於簡端曰

臣

聞古帝王遠撫長馭靡不

以興賢育材爲急務而武統於文向無分途故虞廷疇咨不及司馬而士師實兼厥職成周致治號稱極盛澤宮之選始以射校士以觀其德其後尚力風熾時則有挽六鈞穿七札礮石超乘以技勇著聞當世者顧風氣初開士猶不盡以是爲學上之人亦未嘗以是爲取士

之程也武舉專科權輿有唐自宋迄元明相爲沿襲逮我朝而制益大備欽惟

列聖設科之意其非

徒精騎射善技藝之謂蓋謂天下驍果之材其平居無事旣養之於黌序而訓以禮讓教以忠孝當較閱之時不能不先試以藝以觀其材力之所至然苟非志正體直藝與德稱卽絕有力者不與是選則深期之以士君子之行以待異時將帥之用也詩兔置之首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次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其三章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以置兔之野人不過武夫之

赳赳者耳而可爲干城好仇腹心者其本蓋有在矣然則挽彊命中固朝廷試士之法而豈國家養士之意哉臣起家儒素世受國恩官京朝時卽爲本兵之屬及出厯外任游厯封圻旋以鄂撫兼權督篆實皆有整軍經武之事復以不才連主武試竊奉斯義以求天下奇士蓋庶幾於成周之教詩人之意而非徒觀其技能之異人而已他日有苗之格修我文德而寇賊奸宄平以士師則唐虞三代之治其將再見於今日也哉厯敘武科源流具見淹雅而尚德黜力尤深合設科

本意是謂立言得體

張炳堃



## 表忠錄序

表忠錄者爲羅壯節公殉難浙江作也公之生前勲業  
歿後哀榮上有國史書之下有輿論誦之久已流播寰  
宇彪炳旂常余何敢復贅一辭哉回憶咸豐庚申間余  
官兵曹東南軍需旁午羽書絡繹不絕二月粵賊由徽  
甯竄入浙境杭城不守自撫藩暨大小官紳死事者不  
能更僕數曩時吾鄉蹂躪聞者無不咨嗟嘆惜踰數日  
得家書及逃難奔都中者述及省城淪陷情形似皆歸  
咎於撫帥余與同鄉張吉人施北林諸君平心論議謂

賊氛已迫援兵未至勢難固守惟有一死以報國耳乃  
高逸仙侍御專採鄉信以爲誤國殃民罪在臺吏未幾  
有撤銷卹典之旨迨秋初余弟鳳鳴鳳雛統帶台勇  
防守甯郡書來謂浙省之陷賊眾兵寡捍禦匪易則省  
垣失守疆吏不得獨職其咎而壯節公旣邀優卹之

曠典旋復降

旨撤銷其何以激勵忠臣哉夫人

之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事正未可一概論也  
公之撫浙也莅任未及三月急欲整軍選將以固吾圉  
而賊大股猝至用地雷轟城公督戰益力賊刀傷左額

墜馬親兵擁救回署登時仰藥未死復解帶自裁公配  
徐夫人及適陳孀女姪婦周氏下至家丁顧斌雇婦金  
梅氏均以身殉嗚呼公之見危授命視死如歸固其素  
所蓄積者然而妻女同時併命忠烈萃於一門已爲晚  
近罕見之事至於家丁雇婦亦復至死不渝非激於公  
之忠義何以如此雖高侍御一時憤激責備賢者未免  
稍苛而同治元年 欽差大臣曾文正公奏請仍照

文宗顯皇帝初次

諭旨賜卹我

穆宗原

情論斷一秉大公立降

綸音仍給優卹此固

聖恩浩蕩亦以見公道自在人心也公子三長忠祐字少村承襲騎都尉現官湖北知府加鹽運使銜次忠祺次忠祥出爲公兄襲梅公後余與少村同官楚北稔其才欽其學異日蜚聲皇路黼黻宏猷未可量也語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余於羅壯節公信之矣又何卹乎人言之波靡者哉茲因編次是錄輒敢約畧序之爲天下後世告焉

紀實之文平心之論可以信今可以傳後忠魂有知

定當引爲知己

張炳堃

名宦錄序

余旣序羅壯節公之表忠錄矣少村太守復以公之名  
宦錄一編謀付梓人囑余編校余謹受而讀之不禁勃  
然興悚然敬曰公之忠烈在浙者人盡知之公之勳業  
在楚者人猶不得而知之是不可不公諸天下傳於後  
世以爲凡百有位之型謹按公諱遵殿字澹村易名壯  
節安徽宿松縣人幼稟異質器度端凝八歲失怙母高  
太夫人課讀綦嚴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道光辛卯舉於  
鄉乙未恩科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直隸歷署肥鄉

南樂雄縣最後補唐山縣知縣調清苑擢冀州直隸州  
旋升浙江湖州府知府調杭州丁未秋陞湖北安襄鄖  
荆兵備道己酉調補湖南鹽法道大府以襄陽重鎮  
奏畱允之是冬署湖北按察使賞戴花翎咸豐丙辰三  
月簡授兩淮鹽運使大府又奏請暫畱道任丁巳補  
臬司戊午擢布政使並署按察使適楚撫胡文忠公以  
憂解組又代行巡撫事公身佩三印昕夕靡暇而措置  
裕如如置器平地罔不帖妥人以是服公之才己未簡  
授福建巡撫調補浙江冬初抵任及明春而罹於難遂

以身殉可哀也同治十年襄人追思公之德政呈請當事謀所以尸而祝之自士大夫以至諸父老齊口而交稱曰公之觀察襄陽也甫下車適粵寇李開芳餘黨由河南糾合捻匪窺伺楚疆襄樊戒嚴公督辦團防提標弁兵均歸調遣時與門下士襄陽府知府多山公和衷擘畫簡練民團遂成勁旅遠近聞風寇不敢犯公於是勸諭殷富捐修礮臺十餘座造兵房百餘間濬城濠繕器械復擇廉能紳士稽查要隘防堵益嚴甲寅春賊由皖上竄再陷武昌省城分擾荆門德安安陸等處所至

望風瓦解公號召鄉團親扼要地以遏賊衝並督勇力戰遂復安陸京山兩城丙辰七月賊首石達開又自金陵率眾犯楚安襄大震奸民高二先鹽梟馮二典等聚眾應之轉掠樊城公以土賊不除則外寇難弭因會同馬方伯秀儒調集民團登陴固守飛章請援募敢死士開城出擊日輒殺數百人賊鋒稍卻而舒都統保唐太守訓方援兵迭至累戰皆捷擒高二先而餘賊悉平公猶以治襄有年不能化莠爲良上書自劾聞者感泣其年冬月大兵攻克省城全楚廓清公爲地方籌善後計



先修城外老龍堤遴公正紳耆以釐金錢補修費省而  
工堅爲全城保障至今利之復仿朱子社倉法勸諭各  
屬設立義倉每秋收後計畝量捐粟麥以備歲荒增設  
義學十餘處以冀化導顓蒙至鹿門書院爲三郡一州  
教育人才之地公延名師訓迪生童勗以忠孝大義摘  
錄宋五子及儒先語錄爲一冊名曰正學指歸頒發肄  
業生童嗚呼襄沐我公再造之恩凡有血氣其何忍以  
一日忘雖然公之善政豈徒治襄爲然哉其宰直隸也  
則寓撫字於催科其守湖郡也則大豪積猾革面而輸

心而襄之士民謂公治襄最久被德最深於是合詞以  
請由縣府而達司院具題奉 詔 天語褒嘉許

人名宦俎豆千秋而公之功德遂與峴山片石沈潭一  
碑並垂不朽矣是爲序

賢者之有益於地方非爲名也而地方之報賢者所  
鄭重而將之者惟此名然名者實之賓也必臚其事  
實以達於 朝而名始副然則名亦賢者之所自爲  
地方何與焉而事必由於地方者人情之公也錄所  
以存其公序所以存其錄斯名可不朽矣夫

彭崧毓

## 南北史摺華序

昔唐李延壽撰南北二史南起宋訖陳北起魏訖隋綜括八代芟煩就簡過本史遠甚司馬溫公修南北朝通鑒目爲近世佳史至謂陳壽以後惟延壽可以並之蓋亦雅重此書矣顧全書卷帙繁重浩博無涖自非碩學鴻生覃精專史者莫能別其異同考其得失余嘗欲綴緝精藻彙爲一編藉資譚苑之醍醐詞林之根柢人事牽率卒卒未暇今年湘中李篁仙觀察同官鄂渚適以家藏本見畀乃吾浙周兩陸先生所輯也其體例詮次

大卒規撫劉臨川世說江左風流洛中韻事摭摭略備  
昌黎韓子所云纂言記事含英咀華者斯足當之世或  
謂李氏此書機祥詼謔無所不載有乖史裁然先生志  
在采掇用廣異聞膏潤後學固不可廢後之讀先生書  
者亦當以此觀之爰爲讐其謬誤付諸剗削而畧綴數  
語於首云

潔淨精微

張炳堃

輶軒語序

南皮湘濤太史按蜀事竣以所譔輶軒語郵示展開數  
過猶曩在鄂時官閑剪燭酒酣談藪有味乎其言之也  
太史以今代楊馬早直承明文名震曜海內罕其倫比  
使節所指羣彥趨風他人當此將必高自標置引己繩  
物放言偉論閎大不經方聞之士驚若河漢才人習氣  
往往而然太史校士之暇綴爲是編所言獨平易近情  
篤實切理無岐涂無躐級高材生率而循之聰明不至  
誤用卽中人以下積日累月勤求弗懈仰跂亦自易易

且先之以行與學而後及文藝本末兼賅尤得唐裴行儉相士遺意豈惟蜀士奉爲南車鄂固太史舊日持衡地也星軺西邁士林以不獲親炙爲憾今得家置一編如對明師鄂之士習文風不更蒸蒸日上哉用是重付梓人分餉學子以廣嘉惠太史復箬有書目答問一冊蜀中早以刊行學海津逮度越尋常有志之士其由是書而進求之

樂取爲善一片婆心蜀士湘濤教之楚士月樵教之其言不必已出其心異地同符也

彭松毓

## 喪服表序

喪服以飾凶禮也先王制禮與國家定律從隆從殺雖小有重輕之異要皆準天理酌人情設中而立之程俾賢智不敢過愚不肖不忍不及所以扶世教維人紀者其慮至深至遠而歸於至厚非得已也世衰俗敝士夫讀書譚道侈然以學問自命至喪服遺經往往束諸高閣謂是皆不祥之說苟非其時而肄業及之反以豫凶爲非禮烏虜平居持議若是無怪其猝丁斬齊之變率以苟且從事期功以下幾等行路更何論殤服之有

無哉闕里孔止堂先生輯孔氏家儀一書獨於凶禮言之最悉中列二表粲然明備尤便檢閱孝子仁人由茲而遠稽經訓近攷律文以求得乎先王與國家所以制爲喪服之意庶乎天理順人情安涼薄之風將知返焉吾聞聖人之門四方於是乎觀禮覽斯表者勿以爲豫凶事而棄置之是則先生之所厚望也夫

喪禮不講是世風日薄之由此書不行民德曷歸於厚非學者之事也卿大夫之責也輔世長民莫大乎是

彭崧毓



當湖方生齋先生全集序

余與王曉蓮廉訪同官鄂渚公暇輒過廉訪署談荏甚  
歡一日廉訪出其師方先生全集見眎且屬以校刊之  
役旣卒業而謹爲之序曰烏虬自學者沈溺於功利之  
說其視濂洛關閩諸書殆如芻狗然以故學術陋則士  
習卑士習卑則官方壞上下波靡相沿成俗蓋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先生生長嘉道間愍微言之將絕拾遺緒於  
旣墜其學以六經爲根柢以有宋五子爲門戶躬行力  
踐內思有以自淑其身心而外期發揮於事業旣不得

志於有司屈體冷官晚復抱西河之戚遂益覃心性理  
涵泳聖涯凡所手箸讀易日識六卷自知錄二卷日識  
一卷日識續一卷文八卷詩九卷文集後附其子寅甫  
日紀一卷小藁一卷然則先生身雖困而道則亨遇雖  
嗇而學則豐天之所以厚先生者豈不高於尋常富貴  
功名萬萬哉先生諱垌字子春號生齋當湖人是集道  
光時及門諸子曾爲分刊兵燹後板毀廉訪思其久而  
就湮重壽諸木以廣流傳吾用是歎廉訪竺於師友之  
誼而又以見廉訪學術之正其淵源蓋有自也

語有關係以見書不妄刊著書之心與刻書之意均

於一序得之

彭崧毓

渾灝流轉一氣呵成入手處尤極樸老

張凱嵩

學古有得乃有此精粹語月樵其進於道乎

林壽圖

洗冤錄集成序

烏庠世降俗婪弱肉彊食睚眦小忿輒尋白刃有司爲  
民父母旣不能陰率默化扇以和風俾萬物熙熙竝生  
竝育至令蚩蚩者或自戕其支體或挾怨仇相賊殺又  
復呼籲罔聞驗視不謹假奸胥以耳目受豪右之指麾  
遷延日月輾轉沈滯死者無昭雪之期生者極株連之  
困冤氣四塞忍與終古斯齊婦所以召枯旱騶子所以  
感嚴霜也張藕舫司馬畱心吏術而於昔賢洗冤錄一  
書尤所切究嘗踵吾鄉許氏珊林詳義本薈萃眾說參

以已意訂爲茲編顏曰集成其用力也勤其立法也審  
仁人君子置諸座右與令甲所頒洗冤錄相輔而行則  
於瞻傷察創之道思過半矣抑宣聖有言曰聽訟猶人  
必使無訟夫無訟則無冤此非所望於三代以後也有  
冤而能洗之使白則始冤者終仍無冤可不謂慈惠之  
師神明之宰哉彼呼籲罔聞驗視不謹視人命曾草菅  
之不若者吾不知其獨何心也

極沈鬱頓挫之致仁人之言其利溥不止以文字見

長也

張凱嵩

鄂省丁漕指掌序

國家惠養黎元均徭薄斂順治中仿前明一條鞭遺法刊布賦役全書掌之大農煌煌乎百世不易之令典也顧全書浩博猶觀煙海官非度支莫肯寓目且州縣吏初登仕版其高明者往往厭簿籍錢穀以爲俗吏之爲弗屑措意而中材以下則又闇於會計舉錢漕之徵解支放出入贏絀一惟仰手於幕客吏胥日摘牘尾畫大諾輒自謂克舉其職不知錢漕上關國帑下繫民生州縣官視此爲考課備官而未之聞無惑乎奸蠹叢

生公私交困也鄂於兵後益陽胡文忠公清釐漕政積  
弊剗削殆盡而遠村方伯芷舫都轉復以近日州縣每  
受代時事涉錢漕動多輻輳遷延歲月迄未完結因念  
藩司糧道兩衙門爲錢穀漕南總匯之區須纂簡明一  
書庶足以杜浮冒而防侵欺申詳大府俯如所請爰屬  
牟守嗣龍陳守汝蕃姚丞震榮擇要編輯命曰鄂省丁  
漕指掌殺青甫竟牟守遽爾委犯而方伯亦以 內召  
去位時廉訪王公曉蓮權藩司芷舫都轉權臬司余適  
承乏其間攝督糧道篆快覩茲編簡而有要凡倉穀若

千錢糧若干漕南若干與夫坐支扣存庫雜領款之數罔不條分縷析按冊可稽其書按各府所屬釐爲十卷余用是益歎非方伯與都轉不能畱心吏治如斯其周且悉而非牟陳諸君子克任斯編之勞亦不能如斯之爲費省而成功速也是書出而州縣牧令遵循定章將見庫款以充官方以肅卽以爲鄂吏之一條鞭也豈不善哉

通達治體文勢尤極奔放有風發泉涌之觀

張炳堃

言事則切當不易行文則暢達有餘其書或久而仍



爲具文而此序則大集中必傳之作也

彭崧毓

雄渾博大亦復簡肅端嚴論文則能舉其詞居官則  
能舉其職矣

林壽圖

重刻益陽胡文忠公文集序

益陽胡文忠公天挺奇才爲國柱石其生平宦轍發迹自黔銘功於鄂碩畫狀猷具載奏疏書牘中先是遼陽節相與公同官最相得公身後曾命僚屬輯遺稿遴其尤者鋟木以傳嗣長沙鄭小山湘鄉曾沅甫兩中丞先後撫鄂復哀公全集刊而行之海內士大夫官於斯游於斯者想望公之風烈靡不人購一編先覩爲快其後公子某以湘中求公集者如飢渴之於飲食視鄂尤亟遂取原版以去鳳丹督書局事最久乃請於大府重加

編校壽諸梓人用廣流播集中凡補官尋常奏疏及節  
烈門見諸湖北忠義錄者稍從刪節餘仍舊觀罔敢增  
損然則自茲以行公集直挾江河而行萬古爲不廢矣  
役旣竣謹述顛末以冠於首

結構謹嚴而敘次彌見周匝非熟於義法者不能  
張炳堃

## 閩南唐賦序

同治辛未林穎叔方伯奉諱歸閩杜門讀禮時與楊舍人雪滄諸君子商量舊學討論往還著有治南詩藪若干卷雪滄手輯閩南唐賦稿脫未梓行光緒乙亥穎叔服闋將入覲假道於鄂瀕行出雪滄所輯唐賦示余曰賦莫盛於唐作者不皆閩產是賦之輯人有議雪滄爲隘且私者君謂何如盍任校栞之役余曰國風所載始邶訖曹其詩率採之本國而各以其國名篇不聞采風者廢列國之名而槩統之於王風也況雪滄閩人也以

閩人而辨香於閩之鄉前輩誰曰不宜猶憶余向者有金華叢書之刻蓋與雪滄私淑雅意有不謀而合焉夫天下者各行省之積也自古迄今何省無才卽何省不有著作假令各省士皆如雪滄不沒其鄉先哲遺文無論刻有專集及散見於他集者靡不旁搜博採彙爲一編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將散之爲千狐之腋而集之爲千金之裘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駸駸乎成大觀焉獨庸賦也哉我朝沿明舊制鄉會試以制藝取士而恭遇殿廷各試則以賦命題者居多余謂制藝如敲門

碑開卽棄之而賦則不然蓋賦者古詩之流自六朝以  
來未之或廢苟有佳作便可厯劫不磨然則雪滄是編  
可不壽諸手民爲士林之先導乎按雪滄是編原輯十  
二家賦據全唐文本余校是書間有異同復檢文苑英  
華厯代賦彙及本人各集分別考訂往往篇中之句句  
中之字歧異頗多刻旣成謹撰考異一卷附諸卷末以  
質雪滄並以簡穎叔云

言之有物精確不磨

張炳堃

輯書者表章前人之作刻書者復表章輯書之心好

學深思如出一轍此古今之文章所以流傳不朽也  
豈惟風雅羽翼實爲吾道干城

彭崧毓

磨盾餘談序

昔蘇頲濱得見歐陽公以謂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千載而下傳爲美談潞河白大司空我朝嘉道間之歐陽公也咸豐間余游京師供職兵曹當代鉅公或不鄙棄獨惜不獲與司空同時得以奉清光陪末座覘其丰采而承其警欬中心耿耿者久之今讀吾鄉張君亦麓炳所撰磨盾餘談不禁距躍夫以數十年心儀夢想之人忽於簡編乎接之自其居官臨民與夫齋居燕語家庭瑣事靡不畢呈吾前喜可知也抑司空敷歷中外其



得壹慮報 國無內顧憂尤其配劉太夫人之賢有以  
助之而張君亦揚諸彤管播爲女宗可謂樂道人善而  
豈僅以多識前言往行爲能事哉是書所誌不專司空  
軼事而託始司空獨爲致詳司空哲嗣季生觀察與余  
善出以見示屬書其首謹綴數行用伸景仰亦賴濱所  
以慕歐陽之意也

滔滔汨汨具一日千里之勢蘇家勝境

張炳堃

善於發端工於補筆清如泉涌蓄此境不易到

林壽圖

夢約軒全集序

望江何亦民先生以名翰林改官外任海膺顯擢爲國  
屏翰所歷之邦民去而思尸而祝未竟其施遽歸道山  
海內士大夫異音同歎以謂天不憖遺也先生哲嗣芷  
舫廉訪與鳳丹同官楚北結契之深歡猶昆弟一日出  
先生原刊詩文若干種重付殺青而以校勘之役見命  
旣卒業謹撫愚管而敘其端曰詩文雖小道而其人  
之器識局量要可於是乎覘之自古未有品端學邃而其  
詩若文或失之露才揚已佻薄不根者也今讀先生制

舉文其張皇幽眇也則嗣響西江其磊落英多也則抗  
手雲間卓乎不染時趨而卒用此掇巍科拾青紫是豈  
風氣之說所能囿者哉及進而誦其古近體詩則又擅  
次山之樸實兼白傳之閑適質而不俚婉而多風視世  
之絺章繪句土木而文繡者復然獨絕至館課詩賦諸  
作亦復恪守唐賢家法不苟爲炳烺務以整峻其風裁  
而雅潔其詞令非讀書十年養氣十年者而能臻斯粹  
詣耶綜而論之先生器識特超故能吐棄凡近而立言  
必挾其精微惟局量素裕故能包孕宏深而氣象獨極

於廣大然則讀先生集而先生之居官與其所以措之  
政而及於民者不可悠然想見乎芷舫幼稟庭訓克承  
家學其仕宦也由部曹而觀察今權臬事其幹局恢廓  
才識明練則深得先生之文心移而用之於政事者也  
吾知先生未竟之施將於廉訪乎昌之矣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是謂文成法立結處尤有悠然  
不盡之致

張炳堃

精於制義故詞能扼要疎落有致得淺深濃淡之宜  
林壽圖

詩旨周官彙敘序

吾邑應鹿岑先生績學敦品鄉里引重與余居中隔一溪相去僅二里許余幼時雅慕先生爲人以未得親炙其門爲憾先生纂述極富兵燹後散佚略盡惟詩旨周官彙序一編原本尚存是書在先生特其一鱗半爪通儒碩士固所弗貴然爲童蒙艱於記誦者計則挈綱提要之功又曷可少哉先生子信邦踵其家學有聲庠序適以是書郵示爰爲重鐫印數百本命兒子攜歸分布鄉里後生小子俾先熟復此編然後致力全書譬猶登

涉梯航既具其至於山海也不難矣如束經高閣曾不  
寓目徒藉是書爲類典之用夫豈先生纂輯之初心哉  
能於尺幅之中具千里之勢所謂隨事立體貴乎精  
要也

張炳堃

傳前人之書傳其心也心傳而書不朽矣是序得之  
彭崧毓